

科学:为了什么，为了谁，怎么做？

作者: **IAPC**成员

了解更多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视频。



圣地亚哥·利亚达特（下称“圣地亚哥”）是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的讲师和研究员，拉丁美洲研究专家，科学、技术与社会硕士。他是拉丁美洲科学、技术和社会思考网络（Red PLACTS）的成员，发表了大量关于资本主义和知识、知识产权的联系以及知识在经济中的作用的文章。

ROOTS对其进行了采访，与其探讨了科学、技术、发展和依赖之间的关系。

ROOTS: 为什么要政治上讨论科学和技术？

圣地亚哥: 每一项科技活动的背后都有一项政策。在对象、方法和研究议程的背后，政治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一般来说，研究人员不会过问自己研究活动的政治背景；他们根据热门话题、趋势、他们的主管或机构设定的准则来开展活动。这就是奥斯卡·瓦尔萨夫斯基 (Oscar Varsavsky) 所说的“科学主义”，在这个体系中科学家不问自己所做事情的社会意义。

讨论科学的政治特性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所有科学技术活动背后的隐含决定摆到台面上。瓦尔萨夫斯基断言，评价科学和技术不仅要用真理的标准（即它们对澄清问题的贡献有多大），还要用重要性的标准：我所做的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谁，我所做的事情的目标是什么？这种“真理标准和重要性标准”的双重标准，使我们能够讨论科学技术体系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但研究人员在日常活动中却从不提起。

通常情况下，研究议题是围绕国际知名期刊（主要是欧洲和北美）的学科领域来确定的，这些期刊大多掌握在私人出版商手中。它们主要涉及一些前沿问题，如核心国家、这些国家的企业、国防系统，以及影响这些国家或是它们感兴趣的社会问题。

因此，如果我们不讨论我们国家的政策，而只是采用来自这些私人组织、杂志、协会，甚至国际基金和组织的补贴下拟定的议题，那么对我们这些外围国家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采用的议题与我们的环境格格不入，因为那些只是核心国家的研究议题。所谓的“国际议题”，即每个学科中出现的前沿问题，是核心国家认为必须进行研究的课题。因此，外围国家的科学系统最终作为一个子系统被纳入核心国家，这就构成了依赖性的问题。

ROOTS: 那么科技在外围国家和核心国家的作用是什么？

圣地亚哥：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特别是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科学技术成为了经济竞争力和地缘政治优势的核心。在全球性议题的影响下，世界各地科学系统的融合愈加突出，而外围国家的科学系统则失去了自主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核心国家越来越需要外围国家的科学资源。在科学领域，核心和外围之间存在着国际分工，外围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不是为了他们的背景，不是为了他们的国家，不是为了他们社会的需要，而是为了核心的需要。这就形成了去情境化现象，即我们的科学系统的知识与我们的国家脱节。

这也是我们在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所经历的悖论——我们拥有国际公认的科学体系，著名的大学和获得国际奖项的研究人员，在许多知识领域都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但这些科学知识和大学对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甚微。一方面，社会不包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在增加；另一方面，我们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大学和科学中心。

ROOTS: 在你所描述的背景下，你认为哪些外围国家已经成功地为其主权发展建立了良性的科学政策？

圣地亚哥：和所有公共政策一样，在科学政策领域也存在着势力较量。这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这些势力较量在区域、国家甚至微观层面（院系、大学、研究所）都有

所体现。一直有人为重新定义科学活动而斗争，斗争的作用有大有小，也有阻力和反潮流。不同层次的势力加总的结果最终决定了科学技术政策的方向。

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的政策是最符合其摆脱欠发达状态的战略的。随着1978年的“四个现代化”政策诞生，中国将科技现代化确立为其他三个产业，即农业、工业和国防现代化的支柱。从那时起，它经历了非常具体的科学技术发展阶段。从最初的学习甚至复制外源技术开始，近年来，它已经进入了自主创新的阶段。

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增加科技部门的预算，把人才送到国外培养，忽视试图阻止他们复制知识的国际立法，而且从根本上说，还要要求其境内的跨国公司分享部分技术，从而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因此，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成为了第一个在专利和论文数量上超过美国的国家。

ROOTS:从主权的角度来看，全球南方是否需要开展更多的科学合作？为什么？

圣地亚哥：这是至关重要的。自2005年以来，拉丁美洲在区域团结方面有所进步，建立了南美洲国家联盟，扩大南方共同市场，然后成立了拉加共同体。然而，这些组织都没有成功地在主权上为拉美确定科学技术政策，也没有根据区域优先事项设立发展基金。

缺乏国内自身的资金导致拉美依赖于国际贷款机构的资金，而这些机构则是根据经济大国的利益来引导科学的方向。

我们必须加强南南连接，围绕各国共同的关键性资源探索我们研究系统的互补性。例如，锂是拉美几个国家的共同战略性资源，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来探索科技主权的建设。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没有资金和共同利益，国家间是连接不起来的。

南方国家往往缺乏国家计划，又或者国家计划被新自由主义力量破坏，在国际上仅仅体现为孤立的个人、团体或机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造成了严重的不对称——一方面是国家或地区确立的议题（比如欧盟用大量资金确立了欧洲科学议题）；另一方面则是孤立的团体或机构。南南合作和传统的南北合作都需要有一个

国家计划,从战略意义上为这些合作明确方向;否则,合作的方向只会由最强势的国家确定。

ROOTS:民众运动在科学政策中的作用是什么?

圣地亚哥:在国家中存在着势力较量,这些斗争永久地渗透到社会中并构成社会,同时也塑造了国家和它的法规。然后,在这种深层结构所提供的有限工具下,政府提出的政策导向朝令夕改。在这个框架下,民众运动作为集体参与者,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他们可以影响国家争斗,影响议题的构建,对抗财富聚集行业的霸权及他们对政治和文化的渗透。

非国营的公共领域,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非政府组织,是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留下的空白地带,民众运动在此发展壮大。同时,这个被边缘化的区域允许相对的自主权,这也是近几十年来的民众权力建设的根本要素。但这不是退缩,也不是远离权力中心;相反,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个积聚力量的地方,让我们更好地参与国家问题,也就是集体利益凝聚点的问题的讨论。

从圣地亚哥的采访看来,民众运动的战略和他们的议题必须超越我们平常探讨的边缘化问题,加强讨论那些对资本主义和统治阶级的核心参与者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资本主义和统治阶级把高附加值的领域掌握在自己手中,科学技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所以民众运动需要加强对这些议题的探讨。这将是一种不敬之举!民众运动必须承担起参与讨论的任务。当下,资本家讨论的话题和民众运动讨论的话题毫不相干:资本家讨论财富,民众运动讨论贫穷。民众运动也有必要讨论科学技术问题,因为科学技术跟价值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在阿根廷,我们建立了一个网络,有大约85名研究人员。这个网络名叫拉丁美洲科学、技术和社会思考网络(**Red PLACTS, Red de Pensamiento Latinoamericano en Ciencia, Tecnología y Sociedad**)。我们的目标是影响我们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下一步是把这个网络扩展到整个拉美,与民众运动、大众和进步群体保持密切联系。如此一来,我们能为接下来的拉美一体化相关活动和会议做好准备,探索出自己的科技路线。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最近参加了4月在阿根廷举行的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ALBA**)运动大会,也已经与智利和古巴等其他

国家探讨建设拉丁美洲科学、技术和社会思考网络国家分会的问题。此后，我们也要考虑将这个网络扩大到全球南方。

我们在寻找什么样的科学技术？我们寻找的科学技术必须是基于我们的背景、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国家计划、主权和社会承诺的，也就是瓦尔萨夫斯基口中的“政治化的科学家”。他(她)要致力于为他(她)的社会做贡献，尤其要推动社会变革，解决困扰我们的人类和环境问题。以关怀生命为标准的科学技术，不会完全被资本逐利的盲目逻辑所驱动。这就是拉丁美洲科学、技术和社会思考网络的目标——连结并培训我们身边的政治化科学家，在科学界其它群体、社会其它部门、企业和国家的思想斗争中壮大我们的力量。

延伸阅读：

奥斯卡·瓦尔萨夫斯基 (Oscar Varsavsky)